



# 參、重要戰役



## 一、七七事變與平津戰役 抗戰軍興

日本帝國主義為了侵略中國，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晚上，藉口一個士兵失蹤，要求進入北平西南的宛平縣城搜查，我國守軍堅拒，日軍即砲轟盧溝橋，向城內的我國守軍進攻，我守軍第二十九軍吉星文團長率軍奮起還擊，掀開我國全面抗戰的序幕，史稱「七七事變」。

當時盧溝橋一帶的最高軍事管轄，由素有「北國長城」之稱的冀察政務委員長、綏靖主任兼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擔任。當時宋哲元在山東，許多軍事事務都由北平（今北京市）市長、冀察政務常務委員兼第二十九軍副軍長秦德純代理；駐宛平城內的軍隊，是吉星文團長率領的第二十九軍三十七師二一〇旅二一九團。對於此一事件的發生，必須回溯到日軍長期步步進逼。

## 七七事變爆發 我軍奮起抗日

是年六月二十五日，駐平、津的日軍依恃與清廷所定的不平等條約《辛丑合約》規定，得以駐軍保護使館，並展開多場大規模全軍演習。第一聯隊中的第八中隊到了七月七日晚間十點四十分左右，在河北省宛平縣盧溝橋以北進行夜間演習時，日軍中隊長清水節突然聲稱

在龍王廟附近遭到我國軍隊射擊，且第八中隊第一小隊傳令兵志村菊次郎行蹤不明，強烈質疑被我軍挾持，他向駐北平市豐臺的大隊長一木清直報告，請求派兵增援。

一木清直除了向聯隊長牟田口廉報告外，率七百人大隊向宛平城進發、包圍，之後日軍駐北平特務機關



►受到日軍砲擊的盧溝曉月碑。

▶駐守盧溝橋，防禦日軍攻擊的二十九軍士兵。



▶盧溝橋受到日軍砲火攻擊受損，國軍在橋上堆砂包防禦。



長松井太久郎要求進入宛平城內搜索，秦德純隨即拒絕，僅同意雙方一同派員前往調查。至七月八日凌晨四點四十五分，由宛平縣長王冷齋陪同日方入城找人，但入城不到五分鐘，駐守在外的一木清直大隊便揭開了「尋人」的假面具，率軍進攻宛平城。

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堅決要求駐軍團長吉星文：「盧溝橋可為爾等墳墓，應與橋共存亡，不得失守。」吉星文遂派出敢死隊，乘夜潛行，把日軍全部消滅，奪回被攻占的盧溝橋陣地。當天從凌晨到晚間，日軍一共進行三次攻擊，雙方激烈戰鬥，後在外交部長王寵惠對日嚴正抗議下，日軍暫時停止對宛平城的軍事行動。

### 蔣委員長廬山談話 揭示抗戰態度

然而，日軍的暫停行動沒有持續太久，七月九日清晨六點，日軍再次發動攻擊，此時蔣委員長已不敢輕信日軍的停戰說法，並積極展開備戰部署。首先，委員長電令宋哲元速回河北省保定指揮，要求宛平城方面「應固守勿退，並須全體動員，以備事態擴大。」又急調第四十軍軍長龐炳勳、八十五師師長高桂滋，率軍向河北省石家莊集結，並調派開封綏靖主任劉峙先派一個師至黃河以北待命，待宋哲元返回保定後指揮；另調派南京軍委主任徐永昌、參謀總長程潛，以及廬山軍官訓練團第二十六路軍總指揮孫連仲，準備增援華北。

果不其然，日軍於七月十日再次向盧溝橋猛攻。次日，外交部長王寵惠再次要求日方「立

即制止軍事行動，遵照前約，即日撤兵」，但遭拒絕。

七月十七日，蔣委員長於廬山談話會上揭示了中國對日的基本態度：

「盧溝橋事件能否不擴大為中日戰爭，全繫於日本政府的態度，和平絕續之關鍵，全繫於日本軍隊之行動，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和平……。」

然而和平的底限為「冀察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侵犯，政府必當全力維護二十九軍，鞏固宋委員長（宋哲元）的職權及冀察的地位。」

宋哲元內心對此乃有所底定，也澈底了解了中央對日的底限，但仍不放棄和談的機會，以免生靈塗炭、殃及百姓。

## 日本步步進逼 我軍全面備戰

廬山談話次日，宋哲元藉著一場喪禮，與日方的香月清司中將會面，香月清司表示宋哲元應為此事代表中國向日方道歉。當天傍晚，宋哲元致電保定的代理第三戰區參謀長熊斌，請他轉告蔣委員長：「戰爭恐不能免、絕不能做喪權辱國之事、明軒（宋哲元）有犧牲的決心……。」後宋哲元藉口離開天津，返回北平。

事實上，儘管日方表面上願意和談，但在談判期間仍不斷砲轟宛平城與長辛店，造成百姓傷亡慘重。七月十一日，日本林銑十郎首相率領內閣無異議通過華北出兵案後，即開始增

加華北各地駐軍，十七日更通過撥款千萬日圓預算供應增兵之需。至七月二十日，日軍再行攻城，甚至派出鐵甲車，以兩列步兵掩護前進，直指盧溝橋，守軍吉星文團長對此僅能以地雷、白刃衝鋒奮力抵禦。

宋哲元則未放棄最後溝通的希望，待和知鷹二、張允榮至北平後，達成「中日雙方同時撤兵」的停戰協定，宋哲元乃將吉星文團自宛平長辛店撤出，交由石友三的保安隊接防，另撤馮治安的三十七師，由一三二師趙登禹接手，以示中國欲和談之誠意。可是至七月二十三日，日軍不僅未撤分毫軍力，且繼續構築陣地，並且增兵，至此，宋哲元開始採取全面備戰措施。

## 廊坊開打 廣安門大敗日軍

七月二十五日下午三點，中日戰爭終於展開。當時天津突然湧入二百餘名日軍，藉口要修理廊坊車站電線，但廊坊為天津至北平間的物資輸送樞紐，二十九軍劉振三旅長視破日方欲占領車站的伎倆，乃不准日軍下車，要求日軍返還天津；日方隨即調派鯉登行一聯隊、裝甲車及飛機助戰，廊坊戰爭遂開打，激戰八小時後，中國不敵日方武力強攻，暫時撤守。

日軍占領廊坊後，開始逐鐵路占據各站。次日清晨，天津司令官香月清司下令步兵連第

二大隊至豐臺，然後日軍顧問櫻井德太郎通報二十九軍，要求讓日軍從北平廣安門入城至豐臺，我守軍劉汝珍拒絕，因見日方準備攻城，劉汝珍乃開啟城門誘敵，待日軍半入城時，我軍開槍擊殺，大敗日軍，此乃廣安門事件。

## 南苑之役

### 佟麟閣、趙登禹壯烈犧牲

廣安門事件後，日方的天津司令官香月清司面見宋哲元，下最後通牒，要求我軍退出保定，宋哲元斷然拒絕後，調動二十九軍各部備戰，並電令龐炳勳、孫連仲部隊集結，以策應天津、北平，至二十七日，北平近郊全面陷入戰爭狀態。二十八日清晨，



► 平津戰役，國軍發射迫擊砲攻擊日軍。

屬殷汝耕部下的冀東保安一、二隊隊長張慶餘、張硯田，曾與宋哲元約定，待時機成熟時要帶頭反正，至二十八日晚間，民間盛傳二十九軍已順利反攻豐臺，因此兩人於次日清晨起兵反正，將當地特務機關、守備隊長、官民等三百人殲滅，並逮捕殷汝耕，押解回北平。不久，日軍接獲通報，調派大軍圍攻，兩人最終英勇赴義，殷汝耕則被日軍帶回，而此一通州事件，



▶ 抗擊日軍侵略的二十九軍士兵。

日軍調派飛機四十架、配備精良的步兵三千名攻擊在南苑的我二十九軍，造成二十九軍副軍長佟麟閣及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壯烈犧牲。蔣委員長乃要宋哲元「迅速離北平到保定指揮，勿誤！」宋遂將北平的軍政都交由師長張自忠統籌。

駐河北省通縣、原

更被日方引為增兵華北的藉口，並對無辜的百姓展開殘酷的殺戮。

### 〈告抗戰全體將士書〉：既然和平絕望，只有抗戰到底

此時，天津方面於七月二十九、三十日，由二十九軍第三十八師副師長李文田率部占領警察局，並在繳械後以張自忠之令，指揮各部軍警向日軍進攻，但不敵日軍優勢武力，乃在奮鬥一夜後退出天津，平、津各城均告淪陷。日軍於城內燒殺擄掠、血流成河，令人髮指。

對此，輿論一面倒地指責宋哲元心存妥協、離平懼戰，並且認為張自忠留下統籌，形同漢奸投降，然而蔣委員長深知平、津陷落乃早晚之事，因此在對外答覆媒體究責時，反而詳細說明其中利害及表示願代宋哲元負責，此一宣示也讓整體士氣再受鼓舞。

蔣委員長於七月三十一日明令褒揚為國殉難的佟麟閣、趙登禹兩位將軍，並自八月一日起將河北省及豫北（河南省簡稱「豫」）劃為第一戰區，由宋哲元擔任第一戰區指揮，旗下二十九軍則擴編為五十九、六十八和七十七軍，分別由張自忠、劉汝明和馮治安任軍長。蔣委員長至此已認定和平無望，自七月二十八日北平撤守後，於三十一日發表〈告抗戰全體將士書〉指出：「現在既然和平絕望，只有抗戰到底，那就必須舉國一致，不惜犧牲來和倭寇死拚！」正式展開全面對日抗戰。

（撰文／吳鵬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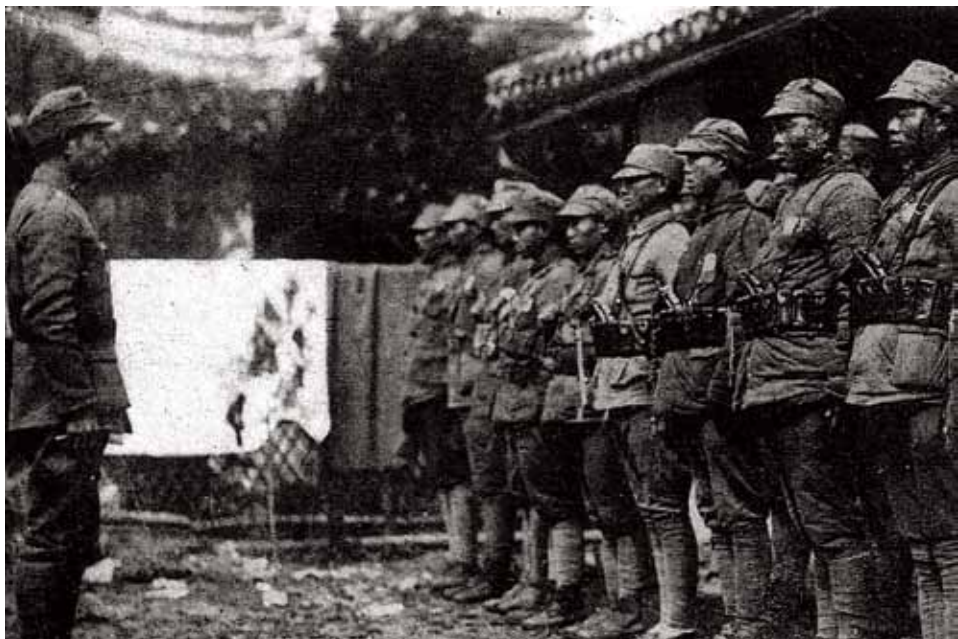
## 二、淞滬會戰 摧毀日軍三月亡華妄想

八年對日抗戰共有大型會戰二十二場，其中以「淞滬會戰」規模最大、參戰人數最多、傷亡最慘重。這場會戰歷時九十天，中日雙方共出兵超過百萬人，死傷則在二十萬人以上，雙方精銳盡出，現代化的飛機、船艦、坦克、毒氣都出籠，日方無所不用其極的侵略，我方堅強反擊，澈底打破日本「三月亡華」的迷夢。

### 一二八事變 埋下淞滬會戰遠因

「淞滬會戰」始於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緊接在「盧溝橋事變」之後，因此常被視為日方對中國的又一次侵略。這場會戰的範圍為：上海新涇至楊涇以東、黃埔江以西、長江以南、蘇州河以北，而一河之隔的南部為上海法租界及英美意等國防區，因此這場會戰形成「軍人彼岸打，記者隔江觀」的特殊場景。

事實上，從民國二十一年「上海一二八事變」開始，日方便已展現圖謀上海的野心。那



▶ 一二八事變時的國軍敢死隊。

年一月十八日，日方聲稱在上海馬玉山路的三友棉織工廠附近，有五名日本僧人遭三名工人圍毆，至二十日清晨兩點四十分，日方唆使四、五十名日本浪人焚毀三友棉織廠，並沿街搗毀商店，毆打百姓，造成四人死傷，並藉護僑之名要求我方撤軍未果，乃於二十三日深夜進軍上海，戰爭遂爆發。

上海為列強的租借勢力及金融貿易要點，在列強強力干預下，此事件在三月三日落幕，為期一個月有餘。然而在「一二八事變」後，隨之而來的影響是各國在上海劃出非武裝區，按規定，中國無法在此布防，日軍卻可在其租借的虹口、楊樹浦區

等地建築防禦工事，這也是為何日軍在華中地區侵擾、擴張時會首選上海的原因，所以，一二八事變可以說是埋下了日後八一三淞滬會戰的遠因。

## 日本出兵上海 我布防還擊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發生後，日軍執意將局部、區域性的盧溝橋事件擴大演變為「平津戰役」。此一事變，喚起了上海民眾同仇敵愾的排日情緒，不僅抵制日方活動，也發起拒買日貨。此舉使得日方處心積慮想找藉口進行軍事報復。是年八月九日，一名身著便服的日軍中尉大山勇夫不顧勸阻，唆使駕駛兵企圖開車闖越虹橋機場管制區，後來雙雙遭機場保安隊員開槍擊斃，「虹橋事件」馬上成為日方於上海增兵的理由，日本海軍遂於八月十一日用運兵船載運上千名海軍陸戰隊隊員進駐上海。

面對日軍來勢洶洶，蔣委員長次子王敬久的八十七師、孫元良的八十八師調往上海布防；同一時間，日方派遣官大川內所率領的陸軍部隊也進駐上海，戰爭似乎一觸即發。八月十三日上午九點十五分，日本海軍陸戰隊隊員喬裝成浪人，從天通庵車站附近的日軍司令部出發，跨越淞滬鐵路前往寶山路與寶興路交叉口的「上海市保安總團」，對著建物和隊員開槍，保安隊員隨即還擊，一時間上海各地槍聲大作、大小衝突不斷。當天下午，日軍司令部

掛出戰旗，衝突遂升級為戰爭，停泊於黃浦江邊的日本船艦隨即啟動，沿著江邊行駛，配合陸軍進擊，在海陸的猛烈攻擊下，戰火一路蔓延，由海岸向陸地進展。

## 海軍健兒 建置江陰堵塞線

當時，我國海軍有四支艦隊，自廬溝橋事件爆發後，便開始在各自的防區內籌劃防衛事宜，並反擊日軍艦隊的侵擾。淞滬會戰開打後，海軍為阻止日軍艦隊沿江而上，採取「要塞戰」與「阻塞戰」，亦即在長江流域進行水道堵塞戰、岸防要塞戰、布雷游擊戰，企圖粉碎日軍速戰速決的計畫，以達到軍事委員會既定的「持久戰」目標。而駐防淞滬一帶的海軍第一艦隊，有海容、海籌、平海、大同、逸仙等十三艘軍艦，另有海覺、海鴻等二艘砲艇，共計二萬五百餘噸。

早在八一三淞滬會戰開打前的七月二十八日，在南京召開的最高國防會議上，海軍代表陳季良與陳紹寬兩人，便建議採用「以快制快」、「制勝機先」的方式，利用日本關東軍與日軍其他部隊尚未完成集結的有利時間，選定長江下游江面最狹窄的江蘇省江陰水域，即在福姜沙上游六公里，南岸長山和北岸羅家橋港之間建立一道堵塞線，切斷日軍艦艇沿長江而上的去路，然後將中上游九江、武漢、宜昌及重慶等流域七十餘艘日本軍艦和六千多名海軍陸戰隊員圍而殲之。

建立堵塞線的方法是將預先徵集的公私營商輪，及海軍舊廢艦艇八艘，開到江陰，候令下沉，並廢除江陰一帶至長江口的燈塔、燈樁、燈船等航行標誌。其中，江陰距長江口約百餘公里、距南京約為二百餘公里，江面狹小、且沿岸設有砲臺，向為中國海軍重要設防地點。

## 成功封江 阻敵沿江推進

然而，江陰封鎖線的布防消息走漏，八月七日午夜，日本軍方接獲情資後，下令海軍各艦從漢口起航，連夜撤退，並強迫沿江僑民隨艦後撤。十一日午夜，海軍接到命令，執行江陰封鎖線，任何中外船隻均不准通行。十二日凌晨五時開始執行封江任務，除大同、自強、德勝、威勝四艦外，由各艦艦長按照既定方式自行堵塞；商船分為兩部分執行堵塞，各船的員工一概遣送登陸，由江陰至無錫，乘火車返抵上海，由各公司安排遣散或安置。

下午五時許，通濟艦執行最後的封江任務，由艦長嚴壽華集合官兵，交代除必要物品外，一律不准帶下艦，最後以爆破方式將通濟艦沉入江底。總計於十二日執行下沉的軍艦與商輪、薑船有四十餘艘，此外，又於江陰一帶水域放置水雷，也由於江陰封鎖線的存在，長江口的日艦僅能在崇明島、楊林口、黃埔江口一帶活動。

八月二十六日，我軍「瞰日測量軍艦」於江蘇省通州附近執行破除航行標誌時，遭三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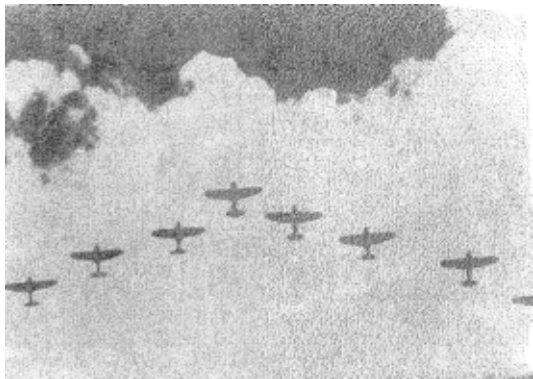


►國軍堅守上海市區。

日艦追擊沉沒，成為抗戰中第一艘沉沒的中國海軍艦艇。為了拱衛南京，陳紹寬以「平海」、「寧海」、「應瑞」、「逸仙」四艦部署於江陰封鎖線。淞滬會戰爆發以後，日空軍對我艦隊實施砲擊，中國海軍則以高射砲還擊，雙方海空軍在江陰封鎖線附近周旋四十餘日，我成功阻敵，使得淞滬會戰中，日軍不致迅速沿江推進，追擊轉進之國軍。

### 空軍以少勝多 八一四空戰大捷

上海市區方面，日本海、陸軍以東西夾擊為策略，起初從東邊公大紗廠出發，攻占滬江大學；西邊以日軍司令部



▶ 淞滬會戰時，國軍空軍揚威。

為據點，逐步搶占粵東中學、愛國女學、持志大學、五洲公墓、日本墳山與八字橋等；其次，八月十四日啟動空戰，日軍最初寄望以極具優勢的空中戰力進行大規模轟炸，破壞我空軍各據點，以癱瘓我國空戰能力，並進一步脅迫我國投降，達成「三月亡華，速戰速決」的目的，因此早已調派轟炸機四十餘架，準備對上海及周遭進行轟炸。

然而，日軍未料我軍早已調派空軍主力，準備對停泊於長江沿岸的日本第三艦隊發動掃蕩式攻擊。八月十四日清晨，我空軍成功突襲長江沿岸的日本艦隊。對此大感意外的日軍也隨即從臺灣調派空軍木更津、鹿屋聯隊，準備一舉消滅我空軍武力及根據地。

就在日本戰機進入浙江省杭州笕橋上空，準備轟炸笕橋空軍基地時，由高志航率領的第四大隊飛行員以高超的戰鬥飛行技巧，以六比〇的佳績贏得空軍首戰完勝紀錄，讓日方對此難以置信。之後的兩天，我空軍更連續擊落日本轟炸機四十架，其中我空軍烈士沈崇誨及助手在飛機中彈後，以俯衝方式與日本軍艦同歸於盡；另一名烈士閻海文於跳傘逃生後，因不願棄節向日軍投降，飲彈自殺殉國，成為淞滬會戰可歌可泣的一幕。

## 中日激烈攻防 上海巷戰持續

就在空軍大獲全勝之際，孫元良率領的第八十八師也於八月十三日，在西線戰場奪回八字橋，次日更一舉收復持志大學與五洲公墓，但在奪回虹口公園時，遭到日軍頑強抵抗，導致不得其門而入。八月十六、十七日則收復了粵東中學、愛國女學，甚至一度占領日軍的海軍操場和俱樂部；在東線戰場上，王敬久的八十七師也一度收復滬江大學。

就在兩師接連收復多個據點後，第八十八、八十七師分別朝向日軍的侵略起點，即日軍司令部、公大紗廠進攻，無奈這兩個據點為日軍的核心，駐有重兵，層層戒護，且為鋼筋水泥的堡壘，因此從八月十五



►空軍轟炸入侵長江的日軍。

日直攻至八月二十二日均未能攻下。而日軍也因輕敵，在布防和動員上相對消極，且未料到  
我軍會如此積極進攻，所以多數時候均採取守勢，僅能偶一出兵奪回八字橋、滬江大學等據  
點。

八月十九日，宋希濂率領的第三十六師、夏楚中的第九十八師二九四旅相繼增援、趁勝  
追擊，後在上海第九集團軍總司令張治中的指揮下，三十六師與二九四旅往南進攻，八十八  
師轉而攻打虹口公園、八十七師進攻楊樹浦，並攻入日本的康泰、精版印刷廠，以進攻代替  
防守，進而牽制日軍。

然而，隨著戰事的擴大，八月二十二日，日本大批援軍從小川沙口、瀏河口等多個地點  
登陸，而配有五輛坦克的宋希濂三十六師打算趁勝追擊時，在匯山碼頭被登陸的日軍從中截  
擊，營長李增陣亡，營長戴琢、吳燾、張力及團附李頤均傷勢嚴重，更有三百餘人遭日軍坦  
克包夾，英勇陣亡於巷內。

## 堅守陣地 保安團全體成仁

日軍在遭遇我軍積極進攻後，已將主力戰場轉移至華南地區，而拿下上海更是首要目  
標，因此不斷增派援軍登陸。至九月初，日軍已增援第十二師團的兩個旅、第八師團的兩個

聯隊，以及第一、三、九、十一師團，總計約六個裝備精良的師團兵力，準備一舉攻下上海與我首都南京。

九月上旬，日軍以優勢軍力攻占羅店、吳淞鎮、炮台灣、寶山、月浦、獅子林等地。由於羅店為軍事重鎮，我軍隨即派出彭善師率領的第十一師奪回，而後集團軍司令官羅卓英命十一師向月浦、獅子林進攻，羅店防務則交由李樹藩率領的第六十七師，後來又分拆六十七師，要李樹藩支援彭善師，因此羅店就在守備不足、日軍兵員眾多的情況下再度失守，而日軍此時已不敢大意，加派重兵防守，因此至八月二十八日，即便羅卓英發動彭善師的十一師、霍揆章的十四師，以及李樹藩的六十七師對羅店猛攻，但都無功而返。

吳淞鎮、炮台灣則由吉章簡保安團、楊步飛第六十一師旗下的團和周晷的第六師負責防守，但八月三十一日周晷的第六師為了支援他師被調離後，日軍隨即進攻吳淞鎮，當下楊步飛僅旗下一個團駐守於此，所以很快就被攻下；而吉章簡的保安團則駐守於吳淞鎮北邊的砲台灣，當日軍攻入吳淞鎮後，保安團仍然死守砲台灣，至九月二日，保安團英勇戰至最後一兵一卒，全體成仁取義，砲台灣也淪陷。

## 力守寶山鎮 五百人壯烈犧牲

另外，上海市東區的寶山鎮在八月上旬遭日軍占領，至八月二十三日被我軍奪回，後由九十八師五八五團第三營姚子青營長帶領五百人負責防守，九月七日，日軍由海、陸大舉進攻，以燃燒彈猛擲城內，並挾數倍兵力優勢攻入城內。儘管面對這樣惡劣的戰況，第三營卻無人懼戰，姚子青一面向夏楚中求援，另一方面也率領五百人於巷內跟日軍展開肉搏、奮勇抵抗，直到五百人均壯烈犧牲，最後僅有一位二等兵魏建臣翻牆出城報告戰況而逃過一劫。



▶ 淞滬會戰期間，蔣委員長巡視上海前線。

## 日軍大舉登陸 我軍布防力抗

再者，月浦和獅子林位於長江和黃浦江交匯口的西側，日本援軍最初於八月二十二日大舉登陸後，直接攻下月浦和獅子林，做為之後日本援軍上岸後的掩護點。接下來的三天，日本第八師團的兩個聯隊、第三師團全體陸續由此登陸，占領位於月浦和獅子林東側的寶山。

為了防止日軍由此增援，第九十八師師長夏楚中率領五八三團，於月浦和獅子林進行反攻，終於在八月二十六日收復兩地，夏楚中對於此地的防備不敢輕忽，以五八三團直接防守月浦、五八八團第二營防守獅子林。

八月二十七日及八月三十日，日軍又增派第十一師、第一師其中一個旅團，分別從吳淞口和黃浦江登陸，並於九月一日以優勢兵力進攻，使得獅子林於當天再度淪陷，我軍五八八團第二營奮戰後全軍陣亡；至於九十八師主力五八三團所防守的月浦，在日軍兵力和武力優勢下一路死守。最初五八三團於九月三日派出第三營支援位於顧家宅的第一營守軍，儘管後來不敵日軍的強大火力，但也一路防守、拖延至九月九日才被攻下；餘下的兩個營則在次日奮力抵抗入侵月浦北郊的日軍，團長駱景榮、團附李馨遠也於此役陣亡。然而就在千鈞一髮之際，李鐵軍率領的第一師來援，在吳淞口、寶山、月浦一帶成功抵擋住日軍的攻勢，之後第一師奉命撤離月浦之南的楊家行，五八三團才隨之撤離月浦。

## 第十五集團軍 兵分三路布防

由於羅店、吳淞鎮、炮台灣、寶山、月浦、獅子林等地相繼失守，顯然當時所擬訂的「反日軍登陸作戰」已宣告失敗。自九月六日起，第十五集團軍總司令陳誠開始負責長江南岸的攻防，但在九月十日撤守月浦後，陳誠乃改以鎮守羅店以南為目標。對此，陳誠重整旗下的十二個師，將之劃分為三個主力部隊：首先羅卓英、霍揆章為正副指揮的「中央軍」，包括彭善師的十一師、陳烈的十四師、李樹藩的六十七師、夏楚中的九十八師及迫擊砲一營等；而防守範圍是陸福橋至萬橋以北、馬路河以南的區域，防線包含寶山、月浦等登陸口。

另外，以胡宗南、王東原為正副指揮的「右翼軍」，主要由李鐵軍的第一師、汪之斌的十五師、彭松齡的十六師、王修身的三十二師、李文的七十八師及砲兵第十六團第三營等組成，防務範圍是從上海右側的蘆藻浜以北、陸福橋至萬橋以南所劃出的一條防線，而這條防線包含了黃浦江下游出海口在內。

「左翼軍」則是以劉和鼎、俞濟時為正副指揮，旗下有王耀武的五十一師、劉尚志的五十六師、俞濟時的五十八師，以及迫擊砲二營、戰防砲一連等，負責防守馬路河以北，沿著界、新兩涇至瀏河鎮一帶。就上述的整編與布防，不難看出陳誠率領的十五集團軍所擔負的防務之重、地點之要。

## 各據點絲毫不退 鐵四軍名不虛傳

當陳誠於九月十一日重新整編、布防完成後，日軍開始將攻擊重心指向十五集團軍的各個防線，並以優勢的兵源、火力向各個據點進攻，因軍火實力懸殊，我軍最終未能守住整體防線，但各個據點守軍卻是絲毫不退，力爭到底，例如由李鐵軍的第一師第四團，又被稱為「鐵四軍」，其防守的蘆藻浜、王家宅據點，於九月十七日下午被日軍攻破占領，但鐵四軍為了達成使命，仍然拚命攻守，因此王家宅於當天傍晚就奪回；而後日軍大批援軍到來，王家宅於晚間再度被攻占，鐵四軍在稍稍撤退後，馬上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集結，再度於當天深夜將王家宅奪回。

至次日下午五點，日軍再度增援來攻，占領王家宅，鐵四軍則再次猛攻，於晚間奪回；日軍對於鐵四軍屢次頑強進攻按捺不住，至九月十九日下午大舉來犯，第五度占領王家宅，鐵四軍第二連傷亡慘重，儘管人數已寥寥可數，但在向外求援之時，仍然全力抵抗，直至傍晚，李文的七十八師來援，續戰至九月二十日凌晨，終於再度收復王家宅。

王修身的三十二師則以八千將士死守火燒場與小朱店。面對著上千日軍的進攻，雖說三十二師有人數上的優勢，但武器、裝備都不如日軍，三十二師可說是用肉身抵擋日軍的來勢洶洶，這場戰役共死守了十天，從九月十六日開始至二十六日結束，儘管成功守住了火燒

場與小朱店，卻也因此付出三千五百多位烈士的犧牲。顯然我軍在大防線上不敵日軍的人數、武力優勢，但在小據點的持久戰，成功拖住日軍向內陸的進攻，儘管最後失敗，但仍達到策略上的目的。

## 重整再戰 攻擊代替防守

就在這類小據點持久戰持續進行時，陳誠的第十五軍團也陷入苦撐，直至其他兵團陸續來到增援、整編。九月二十一日，朱紹良繼張治中成為第九軍團總司令，負責領導「中央作戰軍」，下轄第九集團軍、廖磊的第二十一集團軍，當中包括王敬久的八十七師、宋希濂的三十六師、彭霖生的二十旅、楊步飛的二十一師、朱耀華的十八師、李玉堂的第三師、黃杰的稅警團、吉章簡的保安團等；陳誠則由第三戰區總司令改為「左翼作戰軍」總司令，下轄薛岳、羅卓英的十五和十九集團軍；另外，張發奎除第八集團軍以外，再加入重砲團、重砲營、特務團與寧波警衛隊，整體合併為「右翼作戰軍」。

此次的整併，意味著新一波的守勢，我軍以堅定死守的精神，不斷以血肉之軀抵擋日軍的龐大兵力與武器，而各部隊的兵源也在不斷消耗下，迅速重新整併再戰，例如：孫元良的八十八師就整併了五次之多，至淞滬會戰結束時，餘下的兵員已剩下不到三分之一。然而，

此類狀況在各部隊比比皆是，為了打破持久戰的僵局，在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馮玉祥指揮下，最後決定於十月二十一日深夜分為三路對日本反攻，以替代防守策略。

## 力戰三個月 阻敵南進

第一路由廖磊的二十一集軍團領銜，再兵分二路成包夾狀態，欲各個擊破後來擊日軍，其中一邊由區壽年的一七六師、謝鼎新率領的一七三師旗下的一團，共同從陳家行出發，進攻日軍占領的頓悟寺與橋亭宅；另一側則由王贊斌的一七四師和黎式毅一七三師旗下的另一團自侯宅出發，劍指桃源浜。第二路則由六十六軍負責人葉肇，從一〇六、一五九師整編出三個團和若干營，並由鄧志才領軍，從李家宅攻入老陸宅；第三路則以夏楚中率領的九十八師為主，其中又以二九二旅為前導，並從費家宅打入戴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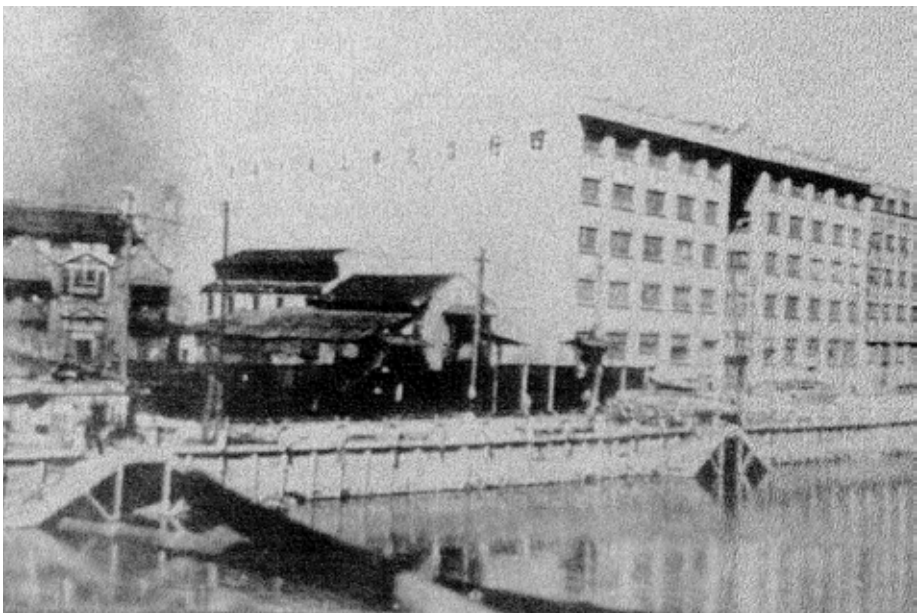
儘管此次的大反攻欲以進攻替代防守，但日軍在兵員、武器的全然優勢下，我軍僅僅一路軍收復了頓悟寺，其餘各路軍隊均未成功，日軍則大舉反撲，使得陳家行、桃源浜等均告失守。我軍多數退守走馬塘和滬太公路的交叉點大場，面對日軍一路向南壓境，直至十月二十五日，朱耀華的十八師也難以守住大場，朱耀華在日軍攻破吳淞江之際，於陣地舉槍自盡。

而我軍的主力部隊，即原駐守廟行的八十七師、駐守江灣的三十六師，以及堅守閘北的八十八師，則成功抵禦日軍三個月，使得日軍完全無法向南進攻，而在這段時間也給了其餘部隊充裕的時間，南撤到京滬鐵路和吳淞江南岸。

## 八百忠烈壯士 堅守四行倉庫

此時的日軍仍緊追不捨，劉鼎合的三十九軍及其他楊涇西岸駐守的部隊待日軍戰線拉長後，開始反擊，爭取時間；其中原駐守吳淞江南岸的俞濟時七十四軍接連擊退日軍，保全整體部隊得以順利撤退。到了撤退的最後階段，俞濟時七十二軍旗下，由孫元良所率領的八十八師留下一個僅剩四百餘人的「營」堅守四行倉庫，為免日軍知情兵員多寡，乃號稱此「營」為原有八百人的第五二四團，由團附謝晉元率領、營長楊瑞符指揮。

四行倉庫於吳淞江畔，日軍大舉進攻，經三天三夜血戰，無法攻破。其間，就讀上海潤州中學初二的女童軍楊惠敏，冒死獨自游過吳淞江，將上海商會致贈的嶄新國旗交給謝晉元。次日凌晨，四行倉庫舉行升旗典禮，激勵了無數中華民國國民的希望。日軍眼見進攻無望，改採外交施壓，後在各租界國的請求下，謝晉元等「四行孤軍暨八百壯士」才同意奉命進入英租界，然而中華民國的國旗依舊飄揚，看照大地。



► 四行倉庫。

## 會戰目的達成 發展長期抗戰

時至十一月五日，負責防守黃浦江與杭州灣北岸的張發奎，以一個師的兵力，對抗日本四個師團與兩支聯隊，因寡不敵眾，日軍強行從滄浦登陸，襲擊江蘇省常熟，張發奎的軍隊硬撐至十一月八日，日軍於十一月十一日進占上海市，我軍最終全面性撤退，結束這場驚心動魄、歷時三個月的淞滬會戰。

是役，國軍投入約七十餘萬兵力，日軍亦投入三十萬軍員，國軍傷亡慘重，但此役仍殲滅日軍速戰速決企圖，成為使戰爭朝向長期化發展的關鍵，且中國軍隊在上海此一世界大城市抗戰，足以向世界宣

傳中國抗戰的決心，加上淞滬會戰長達三月之久，成功爭取物資內遷、東南及沿海居民撤離的時間，對長期抗戰提供極大助益。

（撰文／吳鵬基）

### 三、八一四空戰 抗戰首勝

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四日，奉令保衛浙江省杭州笕橋中央空軍航校的空軍第四大隊隊長高志航，率第二十一中隊的十架戰機，迎戰來襲的十八架日本戰機，不到半個小時便擊落敵機六架、擊傷七架、驅逐五架，取得決定性勝利，史稱「八一四大捷」。

#### 笕橋中央航校 精銳蓄勢待發

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後，蔣委員長發表「廬山談話」，宣示全面抗日的決心，也開啟中日間的長期戰爭。

當全面抗戰的消息傳回正在江西省南昌集訓的空軍部隊，高志航率領的空軍第四大隊即整裝待發，完成戰鬥編組，準備共赴國難。回憶當時，中國空軍雖屬草創，第四大隊也才在民國二十四年於笕橋成立，並移駐南昌進行戰技訓練。空軍第四大隊除了大隊長高志航外，還有劉粹剛、樂以琴、李桂丹、毛瀛初、黃光漢、賴名湯、鄭少愚、董明德、劉志漢、羅英

德等著名的空軍戰鬥人員，且以訓練嚴格著稱。在高志航的嚴格帶領下，李桂丹、毛瀛初、黃光漢三位中隊長更是當時中央航校二期的飛行菁英。

### 配備新霍克三型 奉命保衛笕橋

空軍第四大隊配備的是轟炸、驅逐兩用機——新霍克三型。近航時，可攜帶五百磅的大型炸彈；遠航則需配掛油箱，改以兩翼各吊掛五枚小型炸彈。機上配有大小兩挺機關砲，大型機關砲的有效射程達八百公尺，為當時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先進機種。由於抗日戰爭一路由北往南蔓延，華北大部分地區很快便陷入戰火，空軍投入對日抗戰也勢在必行。由於經過嚴格的訓練準備，並搭配最先進的機種，第四大隊的隊員、地勤及機械人員，都對抗日作戰深具信心與決心。

高志航於八月五日接獲支援北方戰爭的通知，奉命於八月七日全員須於河南省周家口集合。由於空戰在即，高志航不敢輕忽，乃祕密先行試飛探勘路線，其中一路從江西南昌飛至河北省保定、山西省太原及周家口，再原機重返。回到南昌訓練基地後，為了防止機密洩洩，高志航在辦公室中，獨自將地圖展開，分別就飛行路線、油料補給和彈藥配送進行規劃。高志航當時規劃了保定、太原兩個補給點，以因應遠航北方的油料補給問題；他後來又命令所

有新霍克三型飛機都卸下油箱，配掛五百磅的大型炸彈，以便隨時可以轉向進攻長江沿岸的日本軍艦。

次日清晨，第四大隊在江西南昌郊區的青雲譜機場著裝集合，機械士與地勤人員紛紛將新霍克三型機拖出停機坪，並協助戰鬥員進入座艙，將飛機逐架滑行至停機線，等待早已在一號機中的大隊長高志航下達起飛手勢。當大隊的新霍克三型全數啟動，試車的震天價響聲中，高志航示意地勤人員將起飛的輪擋逐一移除，第四大隊乃全數起飛，與空軍第三、第五大隊都飛往漢口，在此住宿一晚，次日再飛至河南省周家口集合，繞道的原因是避免驚動日軍。

八月六日，第四大隊已全員至周家口集合，雖然烽火連天、戰雲密布，但地勤、機械人員尚未到齊，加以天公不作美，周家口一連幾天傾盆大雨，全體人員面對華北的戰火，只能待命。直至八月十三日傳來「淞滬會戰」開打、日軍進攻上海的消息，得知戰火已由華北延燒至華中，在周家口待命的空軍大隊氣憤難耐，高志航更是心急如焚。

八月十四日凌晨二時，蔣委員長得知在長江的日艦正急速駛離，決定空軍需提前攻擊，並由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發布第二號作戰命令，要求第二、第五及第六大隊攻擊淞滬地區的日軍設施與部隊，高志航所屬的第四大隊則奉命保衛笕橋。就在大隊用過早餐，飛行員各個摩拳擦掌、準備大顯身手的時候，如注的大雨正好襲來。

此時的高志航已無心再等待，對於上級會發出「保衛寬橋」的命令來說，無疑是已接獲日軍準備攻擊寬橋的情報，如果此時受困於周家店的大雨，便正中日軍下懷。高志航苦思對策之時，突然一陣飛機急落的煞車聲吸引了他的注意，原來是一架可冒雨飛行的外籍民航機，當下高志航靈機一動，馬上召集李桂丹、毛瀛初、黃光漢三位中隊長交代後續事宜，並請傳令官王鳳喬將車開來，送他去外籍民航機旁。

## 克服天候困難 戰機人員集結

到達停機坪時，高志航隨即跳上飛機，並用誠懇、流利的外語請求這位外籍機師送他去漢口，外籍機師最終答應在戰火與大雨中，冒險直飛漢口。起飛前，高志航交代王鳳喬：「你轉告軍需官，我說不定哪天死，帳目一定要弄清楚！隨時做好移交準備。」他顯然知道此行危險重重，但最終仍不失東北人的豪爽性格。高志航順利搭乘外籍民航機抵達漢口，再從漢口轉飛至南京，成功向中央航空委員會爭取到第十大隊四架沙維亞大型運輸機，飛往周家口接運相關人員和器材至南京待命。然後，再派出一架飛機將「命令隊員趕至南京的通訊袋」，投遞至往返周家口的船隻，高志航待一切辦妥後，便隻身飛往杭州等待。

另一方面，在周家口待命的大隊人馬，眼見四架沙維亞大型運輸機已到達接運器材和機

械、地勤人員，但遲遲未見船隻所載運的命令通訊袋，因此在雨勢漸小的情況下，李桂丹、毛瀛初、黃光漢三位中隊長決定直接以高志航離開前所交代的事宜，逕自飛往杭州。接者，李桂丹所帶領的第二十一中隊率先冒著低雲層的危險，直飛杭州笕橋基地與高志航會合；後毛瀛初、黃光漢所帶領的第二十二、二十三中隊也相繼起飛。

### 以少對多 笕橋激烈空戰

八月十四日下午三點，高志航於杭州剛下飛機，笕橋航空基地便發出空襲警報，同時高志航也收到三個中隊即將到來的消息。為了確保三個中隊能夠安全抵達，高志航下機後沒有停留，隨即登上他的座機「八一號」，滿載彈藥飛至一萬呎高空監視敵機，以守護三個中隊能夠平安到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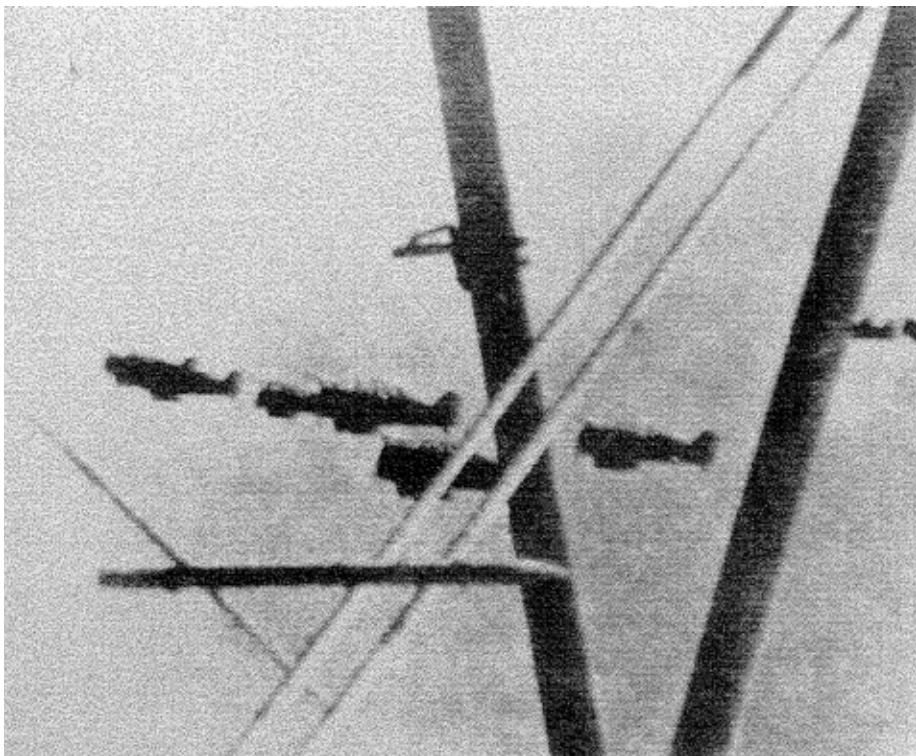
過沒多久，由李桂丹所率領的第二十一中隊九架飛機已抵達笕橋，並且逐架安全降落在跑道上，正當隊員一個個準備解開安全帶下飛機時，地勤人員忽然飛奔大喊：「有警報！快起飛！」等不及補給油料的第二十一中隊，只能仰賴只剩三十分鐘的保險油料，馬上升空備戰。

此時身在一萬呎高空的高志航緩衝向下，見到了第二十一中隊，他心中的大石總算落

下，此時從臺灣機場起飛的日本鹿屋航空轟炸大隊已映入眼簾，十八架敵機一下子便躲入雲層中，準備從厚重的雲層中偷襲，其中一架日本九六轟炸機瞬間從東南方竄出，未料遭高志航迎頭衝上逮個正著，但敵機一下子又藏入雲層中，接著從另一側竄出時，被第二十一中隊的隊員譚文、劉樹藩、金安一等駕駛盤旋包圍，三人使勁朝敵機開火，然而日機雖中彈，卻未傷及要害；而敵機後座的槍手也猛烈的朝三人開火，掩護前座駕駛躲入雲層中，就在敵機進入雲層時，高志航倏忽從側面雲層竄出，開火擊中後座的槍手，再駕駛迴旋對準敵機的左發動機開火，只見敵機轟然一聲巨響，墜落地面，成為一團火球，也首開空軍得勝的好兆頭。

## 戰志加戰技 六比〇大捷

與此同時，第二十一中隊的李桂丹、柳哲生和王文驊也發現一架日軍的九六轟炸機，李桂丹當下一個手勢三面包夾，日本轟炸機隨即中彈，在錢塘江邊墜落，炸成一團火球。另外，王遠波、張效賢與龔業梯三人也在雲層中，實踐平時嚴格的飛行打靶訓練，拚命對著敵機掃射，迫使敵機逃出雲層。就在此時，一架敵機被迫竄出，被高志航鎖定，敵機後座的槍手死命朝高志航的座機掃射，但高志航以完美的側飛閃避攻擊，於空中翻轉一圈後，來了一個大迴旋，將整排子彈打出，敵機的油箱遭到貫穿，瞬間於空中爆炸，高志航再次解決一架敵機。



►八一四空戰。

在高志航與第二十一中隊的通力合作下，我空軍以十比十八的懸殊戰力力抗日軍，不到半個小時，便取得決定性的勝利，總計擊落敵機六架、擊傷七架、驅逐五架。儘管在作戰的過程中，金安一與劉樹藩因油料用盡，只能選擇迫降，其中劉樹藩更因迫降後摔落樹下傷重不治，但在整體戰役中，我空軍未遭日軍擊落，所以取得空軍史上「六比〇」的輝煌戰績，此役除了肯定了我國空軍飛航戰鬥的實力，也為後來的大小戰役帶來無比的信心。次日，日軍航空隊派遣機隊準備向南京等地進行大規模空襲，也遭我空軍健兒驅逐。

## 八一四空軍節 紀念飛鷹戰魂

為了永誌八一四空戰的重要性與榮耀，政府於民國二十九年將發生空戰的八月十四日定為「八一四」空軍節，永遠紀念這群保家衛國、創造榮耀的飛鷹戰魂。（撰文／吳鵬基）

## 四、南京保衛戰 高級將領陣亡最多的戰役

淞滬會戰剛結束，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一日，日本兵分三路包圍南京，雖然國軍在淞滬會戰中損失過重，尚未整補，但因南京畢竟是首都，國軍仍調動十一萬大軍力守。面對日本大軍壓境，國軍毫無畏懼，英勇奮戰，該場戰役是抗戰過程中，我軍陣亡高階將領最多的一役。南京最終因軍力懸殊而陷落，但國人因此更加凝聚抗日情緒和決心。

南京為我國「六朝古都」、「十朝都會」，在明朝遷都至北京前，南京曾是中國政治文化的中心，民國建立，以南京為首都，後袁世凱遷都北平，民國十七年北伐勝利，政府再次建都南京。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廬溝橋事變後，日軍大規模調動軍隊，在華北、華中等地採取軍事行動。七月十七日，我國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發表「廬山談話」，說明我國對日抗戰的立場和決心。

## 日軍進發南京 企圖逼我投降

八月十三日，日軍進攻上海，爆發「淞滬會戰」，在進攻前夕，日本高喊「三月亡華」，日軍亦投入精銳部隊，但打了近三個月，連上海都無法占領。後因國軍損失過重，蔣委員長為保留抗戰實力，下達撤退重整的命令，國軍才漸次撤出上海。日軍認為此時應一舉奪下我國首都南京，逼迫我國投降，遂向南京進發。

面對險峻戰局，蔣委員長連日召集幕僚商討南京防守計畫。在初次的會議中，何應欽、白崇禧、徐永昌、劉斐等重要將領均參加。當時身兼軍事委員會作戰組副組長的劉斐建議國軍不應在一城一池上爭勝負，而應適時調整戰略，保存國軍戰力，且國軍在淞滬會戰中損失過巨，許多部隊已無戰力，日本具有海陸空軍和重裝備的優勢，南京城無法堅守。但南京是首都，總理陵寢所在地，不宜不做抵抗，建議可象徵性的防守後主動撤退。副參謀總長白崇禧也支持此意見。

其他高級將領也多不贊成堅守南京城，根據陳誠回憶錄指出，此際，蔣委員長召他入京詢問南京防守事宜，陳誠答以：「要我守，我遵命；不要我守，我有意見，願即陳明。我以為敵人在戰術上雖獲勝利，但在戰略上實已失敗。現在我軍應速脫離戰場，撤至皖南（安徽省簡稱「皖」），以南京為前衛陣地，以貫徹我持久抗戰之目的。」蔣委員長遂令陳誠偕同

何應欽、白崇禧及德國軍事顧問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會商，均認為南京孤立，易遭敵人包圍，且無現代要塞設備，不易堅守，經過多次請命，才獲蔣委員長同意遣陳誠至皖南部署。

## 堅守南京 我出動十一萬大軍

數日後，蔣委員長再次召集幕僚會議，會中談及南京防衛問題時，時任國軍訓練總監的唐生智將軍慷慨陳詞，直言南京是首都，不宜棄守，且非死守不可。蔣委員長肯定唐的意見，表示值得考慮。十一月十九日，再次召開幕僚會議，唐生智仍主張堅守南京，蔣委員長明確表態支持，但需委派何人防守時，會場一片寂靜。唐見狀遂發聲表態，願率部堅守南京，與南京共存亡。

根據白崇禧將軍的回憶，當時他由前線剛視察部隊回來，見到由淞滬會戰退下來的軍隊疲憊不堪，尚待整編，本有意提出將南京改設為不設防城市，但見蔣委員長已經表態，為免擾亂最高統帥的決心，並未建議，棄守南京的建議遂遭擱置。

翌日，蔣委員長委任唐生智為南京衛戍司令長官，立即組織司令部，以第二軍團徐源泉、第六十六軍葉肇、第七十四軍俞濟時、第八十三軍鄧龍光防守南京外圍陣地，第三十六師宋

希濂、教導總隊桂永清、第八十七師王敬久、第八十八師孫元良等部守衛南京附近陣地，總兵力約十一萬人。

十二月一日，日軍大本營下達攻擊南京指令，日本第十軍於三日前後開始行動，上海派遣軍則於五日前後進軍。日軍分兵三路，右路沿京滬路西進；中路由江蘇省的宜興經溧陽、句容抵南京；左路則由太湖南岸前進，先攻安徽省的廣德、宣城，趨蕪湖，截斷守軍退路，並搭配空軍空襲及海軍溯江而上，合圍南京城，南京城此刻遭到日軍三面包圍。

### 我軍高階將領陣亡最多之役

七日，日軍在空軍轟炸與艦砲砲擊的



▶ 國軍砲兵在南京郊區迎戰日軍。

配合之下，對南京發動總攻擊。國軍雖誓死抵抗，但終因火力不足，陣地逐一被攻破。翌日，南京近郊的秣陵關、淳化鎮、湯山等外圍陣地相繼失守。日軍進逼南京城墉，國軍力守三晝夜，八十八師二六二旅旅長朱赤、二六四旅旅長高致嵩相繼在雨花臺等地殉國。第八十七師二五九旅旅長易安華於玄武湖奮戰陣亡。日軍陸續突入中華門、光華門、中山門等，進入南京城內，我軍堅守抵抗，與日軍激烈巷戰，但不敵日軍優勢火力，城內各處逐步被日軍控制。



►日軍空襲南京，國軍以高射機槍還擊日機。

同時，日軍一部分兵力由安徽省當塗縣渡長江，經烏江鎮趨南京市浦口，另一部分由江蘇省的鎮江渡江趨近江都。

對於南京保衛戰，蔣委員長期望能撐上一個

月，並不斷在電文中強調「如南京能多守一日，即民族多加一層光榮。」「如能再守則內外形勢必一大變。」然而，保衛戰進行至第八日，即十二月十二日，面對猛攻的日軍，守城軍損傷嚴重，下午五點，唐生智於公館召開作戰會議，出示蔣委員長曾電告他「如情況不能久持時，可相繼撤退，以圖整理，而期反攻」的電文，下達南京守軍撤退命令。

南京保衛戰最後雖然以首都陷落收場，但面對日軍師團壓境，國軍毫無畏懼，該場戰役是抗戰過程中，高階將領奮戰陣亡最多的一役，計有陸軍南京衛戍軍憲兵副司令蕭山令，及高致嵩、羅策群、朱赤、易安華、姚中英、司徒非、李蘭池、劉國用、藍運東、萬全策、雷震、謝承瑞、華品章、黃紀福、蔡如柏、程智等；數萬守城士官兵皆與日軍奮戰至最後一刻。其次，國軍的英勇奮戰，阻滯日軍，使政府有效轉進後方，及使居民能在日軍壓境前撤離，並拖延日軍進程，無法追擊江北國軍。

## 南京大屠殺 我三十萬人遇害

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城陷，日軍展開報復，縱火劫掠、屠殺奸淫，無惡不做。甚至以搜捕城內的國軍潰兵為名，凡被認為有嫌疑者，通通逮捕，以繩索捆綁，每百人或數百人為單位，用機關槍掃射或汽油焚燒。日軍士兵則挨處搜索搶劫，對婦女當場姦淫。更有甚者，以

砍殺人頭為樂，互相競逐，結果造成南京城內近三十萬人遭到屠殺，僅有部分難民因躲入外國人成立的「南京安全區」，倖免於難。蔣委員長看到屠殺照片後，憤歎說到：

觀此而不動羞惡之心，無雪恥復仇之志者，非人也。

隨著南京失陷，日軍以為中國抗戰至此，政府隨時有土崩瓦解之勢。殊不知全國因為首都淪陷，日軍非人道的行為，使國人凝聚抗戰意志更加堅定。蔣委員長也認為，如果中途屈服於日本，即自取滅亡，且永無復興之望；毋寧抗戰而敗，終有轉敗為勝之時。因此，就在南京城陷後三日的十六日，發表「我軍退出南京告國民書」，宣示「堅決抗戰到底，獲最終勝利」的決心：

「中國持久抗戰，其最後決勝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實寄於全國之鄉村與廣大強固之民心；我全國同胞誠能曉然於敵人鯨吞無可倖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敵愾，步步設防，則四千萬方里國土以內到處皆可造成有形無形之堅強壁壘，以制敵之死命……。」

此後，我軍在長期抗戰的策略下向西轉進，工業也向西搬遷，戰線越拉越長，日軍則如深陷泥沼，越深入我國腹地，兵力越分散，越感吃力，終將走入敗亡。

（撰文／莊建華）

## 五、台兒莊大捷 邁向勝利的序章

台兒莊戰役屬徐州會戰的一部分，民國二十七年春天，日軍兵分兩路進攻江蘇省徐州，國軍在山東省南邊台兒莊與日軍大戰，取得重大勝利，為抗戰爆發後，國軍於陸上首次取得的勝利，史稱「台兒莊大捷」。

民國二十六年底，日軍越過黃河，進占山東省濟南到江蘇省徐州間的津浦鐵路沿線。台兒莊位於徐州東北方六十公里處，在微山湖東側，也是津浦鐵路台棗支線、台濰公路和大運河交會點，為山東進入徐州的必經之路，當時日軍占領山東，企圖攻占徐州。

日軍設想，如果能夠兵分兩路分別拿下山東省滕縣和臨沂，便可會師夾擊占領台兒莊，如此，攻占徐州就形同探囊取物、勢在必得，因此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底，日軍將領板垣征四郎率領第五師團，由青島登陸，進攻山東省滕縣以西的臨沂。

## 五十九軍急行軍 救援三十九師

對此，蔣委員長調派西北軍龐炳勳部應援。由於龐炳勳旗下僅有一個以馬法五為師長的三十九師，恐無法抵禦日軍第五師團，因此又緊急調派同為西北軍的張自忠五十九軍，火速趕往支援。五十九軍原駐守山東省嶧縣，但為了支援龐炳勳，儘管兩地距離有三天的路程，但在張自忠英勇的率領下，五十九軍僅花費一天一夜便抵達臨沂城外，對於張自忠的到來，無疑讓同為西北軍的龐炳勳師士氣大振。

雖說，兩人旗下的兵力相加也僅有三個師，但從三月十三日到三月十八日這六天之內，兩人合作無間、內外夾攻，成功將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師團擊退至山東省莒縣，即便當月二十九日，日軍又再加派四千人進攻臨沂，最後仍舊被張自忠、龐炳勳及馬法五擊敗。由於是年徐州會戰開打，湯恩伯率領的第二十軍團、孫連仲的第二軍團也相繼投入作戰，當板垣征四郎侵略臨沂失敗後，日將磯谷廉介在三月二十五日帶領第十軍團，沿津浦鐵路攻占滕縣、進占韓莊，隨即以主力部隊南向進攻台兒莊，台兒莊戰役就此展開，總計十三天。

▶ 國軍在運河架設浮橋，準備渡河襲擊日軍。



▶ 國軍在台兒莊阻擊日軍。





►國軍在台兒莊挖掘壕溝，防禦日軍。

### 王銘章師長陣亡 三百傷兵自盡拒俘

滕縣最初的守軍，以第四十一軍師長王銘章所率領的一二二師為主，加上地方潰退的軍警，他們的武器裝備不如日軍，但從三月十五日力抗三千四百餘名日軍，至十七日晚間，終於無法再支持下去，師長王銘章中彈身亡，除已陣亡將士外，餘下的七百人邊拖延日軍邊撤守，最後剩下的三百傷兵因不願為日人所俘，乃以刺刀、手榴彈自裁，壯烈成仁。

由於滕縣守軍力抗與成功的拖延，日軍至十八日中午才完全占領滕縣，此時湯恩伯率領的二十軍團八十五軍已搶

先抵達山東省臨城縣，另外，八十九師二六七旅的舒榮、二六五旅的賴汝雄也抵達，而後八十五軍餘部、關麟徵的五十二軍和第二軍團三十軍三十一師也陸續抵達。當下湯恩伯被指定為暫時統一指揮，後來三十一師被指示先至台兒莊布防，他旗下所屬十三軍一一〇師的張軫則至韓莊。由於滕縣失守，連帶使得原駐守山東省嶧縣的八十五軍第四師陷入苦戰，至十九日嶧縣宣告失守，因此原駐防韓莊與台兒莊的關麟徵五十二軍，奉派奪回嶧縣；另一方面，湯恩伯派八十五軍於三月二十五日進攻棗莊。

### 直擊不利戰局 湯恩伯佯攻誘敵

其實，湯恩伯早已認知到，我軍在武器上與日方明顯懸殊，即便我軍奮力進攻嶧縣與棗莊，仍難斬獲，且不利整體作戰，甚至可能因此損及台兒莊，進而導致徐州失守，所以他採取「佯攻誘敵」策略，期痛擊來犯日軍。

湯恩伯遂指示第五十二軍、第八十五軍適度「詐敗」，邊退邊戰，退到山東省嶧縣與棗莊外圍；另一方面，他早在三月二十日便已下令原布防台兒莊的三十一師師長池峯城，率部分兵力支援八十五軍「佯攻」嶧縣，而這個增援的舉動，成功引起了反應，日軍開始被池峯城大量的牽引至台兒莊內。由於莊內的日軍人數不斷增加，因此池峯城所率領出莊的部分

三十一師，以及原布防在莊內的三十一師，於三月二十五日開始與日軍在莊內展開游擊戰，持續等待援軍到來。當時池峯城駐守在莊外南站，而一八一、一八二團分別固守西關、北站，南土城還有預備的一八三團等，持續吸引日軍來攻。

## 布下網狀陣 引日軍入甕

三十一師經過台兒莊內、外兩天的激戰，在三月二十七日晚間終於等到第二集團總司令孫連仲的到來。孫連仲將司令部設於台兒莊西南方的韓家堡，並帶來第二軍團三十軍、由張金照率領的三十師、由黃樵松帶領的四十二軍二十七師，以及由吳鵬舉率領的獨立四十四旅。

另一方面，孫連仲也開始整併、歸建多個部隊，其中包括池峯城的三十一師、湯恩伯所屬十三軍一一〇師的張軫等，並在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的指示下，於台兒莊附近布下網狀陣型，由池峯城的部隊持續吸引日軍入甕，張金照與張軫則固守台兒莊西邊，而黃樵松和吳鵬舉率隊布防東邊，最後則是由火力、裝備俱佳的湯恩伯二十軍團在外圍開啟機動作戰。

正當日軍成批投入台兒莊內的戰鬥時，池峯城的部隊開始與日軍展開一波波的對峙，他的任務目標其實並非戰鬥殺敵，而是牽引、阻礙日軍在莊內進攻；與此同時，東防的張金照

與張軫、西防的黃樵松和吳鵬舉則伺機由兩側圍攻；至於最外圍的湯恩伯則以收網之姿切斷日軍的後援，進行內外夾擊。

### 收網時機到來 斷援夾攻日軍

初期，湯恩伯於台兒莊外圍作戰的過程並不順利，一方面是八十五軍和關麟徵的五十二軍仍被日軍牽制在嶧縣與棗莊，二方面則是孫連仲將原本由他指揮的池峯城和張軫部隊歸建，此舉更使湯恩伯感到機動作戰窒礙難行，因此他致力八十五軍、五十二軍擺脫日軍的牽制。

當解開八十五軍、五十二軍的膠著戰情後，一切準備就緒，三月二十八日湯恩伯見收網時機到來，乃下令切斷日軍的後援，並與東、西兩防的軍隊進行夾攻。同時，八十五軍逐步在平山、傅山、石城岡、女峯山等地駐軍，佯攻嶧縣日軍，以掩護五十二軍抵達山東臨沂的蘭陵鎮。至三月三十日五十二軍順利抵達後，八十五軍開始駐軍占領水湖、王莊、甘露寺一帶，待兩軍會師後就大舉進攻台兒莊及其周遭，最終在三月三十一日，兩軍收復了馬莊、大莊、張樓、賈家埠、小集、蘭城店、三佛樓、馬山、九山等地。

此時仍與池峯城部隊在台兒莊內對峙的磯谷廉介，驚覺大事不妙，他所率領的第十軍團

已遭我軍圍困於台兒莊內，面臨被圍殲的危機，他馬上向華北的日本駐軍求救。日本在華北的駐軍萬萬沒料到，板垣征四郎、磯谷廉介所率領的軍隊會雙雙慘敗。為了迅速解救磯谷廉介的第十軍團，日本要求距離台兒莊最近的板垣征四郎跳過臨沂，直抵台兒莊解圍。

## 再度誘敵入甕 台兒莊獲大捷

板垣征四郎對於解救磯谷廉介曾有所反彈，但力爭無效，仍奉命由臨沂向西攻打台兒莊。此時，勝利在望的湯恩伯，突然收到駐守向城軍隊的求救訊息，指板垣征四郎帶領大軍跳過臨沂，向向城進攻，湯恩伯乃緊急派兵趕赴向城支援。此一回防讓蔣委員長與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大感意外，因為此舉形同湯恩伯軍隊被板垣征四郎、磯谷廉介雙方夾擊、反過來被包圍了，蔣委員長乃致電湯恩伯，要求他立刻重回台兒莊戰場。

然而，湯恩伯軍隊早已回防向城，他也有感於事態嚴重，所屬二十軍團正處於十分艱險的處境，對此湯恩伯做了一個相當冒險的決定，他打算大開向城的防守，形同將收網的網口再次打開，讓板垣征四郎自行入甕、進軍向城，並且讓他和磯谷廉介會師於台兒莊後，最終我軍再反過來包圍，一舉將兩軍殲滅。

結果，板垣征四郎在攻占部分向城據點後，果然開始進軍台兒莊，走到半路，板垣征四

►大捷後的台兒莊滿目瘡痍。



►後方民眾遊行慶祝台兒莊大捷。



郎有感情勢反轉，局面極為不利，因此尚未到達台兒莊，便獨斷的下令北撤，對此，李宗仁在四月七日下午令所有軍隊全力掃蕩台兒莊日軍，並一路將日軍掃蕩回嶧縣，最終也在李宗仁的指示下暫停了北向的追擊，結束了台兒莊一役。

台兒莊大捷殲滅日軍約一萬七千人，是七七事變以來首次大勝，粉碎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大大提振了我國軍民抗戰的決心，在抗戰史上具有不可抹滅的重要意義。

（撰文／吳鵬基）

## 六、武漢會戰 奠定長期抗戰基礎

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徐州會戰結束，日軍為使在華戰事速決，揮師進攻武漢。我軍本於持久戰的戰略，並期爭取時間將東南方人力、物力向西南大後方轉移，在武漢與日軍大戰四個月，史稱「武漢會戰」。戰事自六月十二日展開，至十月二十五日，我軍以戰略目的達成，放棄武漢，向西轉進，會戰結束。此戰為「淞滬會戰」之後，中日之間另一場主力決戰。

武漢三鎮位於湖北省和湖南省間長江和漢水的會口，為華中的政治、經濟、交通、工業中心，且為撤離南京後的軍事指揮中心。徐州會戰後，日軍為使在華戰事速決，揮軍進攻武漢。六月十二日，日軍在安徽省安慶市登陸，武漢會戰於焉爆發。

其時，國軍守備華南海岸及華東、華北陣地，並積極發展游擊戰，阻滯長江下游之航運，牽制消耗日軍。另支援長江岸的江西省馬當、湖口要塞，阻日軍於鄱陽湖以東，防止敵溯江向江西省九江集中。

國軍主力則集中於武漢外圍，利用鄱陽湖、大別山地障，及長江兩岸的丘陵、湖沼，實

行持久戰，同時保持重點於外翼，爭取機動。預期在武漢外圍與日軍主力作戰四個月，予敵最大之消耗，粉碎其繼續進攻的能力。

## 日軍出動十七師團 我參戰一百二十餘師

會戰前，我軍武漢衛戍司令部擴編為第九戰區，以原武漢衛戍司令部司令長官陳誠為戰區司令。作戰地區以第九與第五戰區為主。含括湖北、江西、河南、安徽等省。戰場縱深達四百公里，作戰正面長三百五十公里以上。此役日軍先後出動十七個師團，且動用數量龐大的海空軍，我參戰部隊達一百二十餘師，並出動海空軍協擊。

我方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陳誠下轄兩個兵團，包括第一兵團總司令薛岳及第二兵團總司令張發奎；第五戰區司令長官為李宗仁，白崇禧曾暫代，下轄兩兵團，即第三兵團總司令孫連仲，第四兵團總司令李品仙。武漢會戰期間，蔣委員長始終坐鎮武漢，設指揮所於湖北省武昌，直到十月二十四日晚，始離武昌飛往湖南省衡陽，繼續指導全軍作戰。

日軍指揮官為華中派遣軍司令官畑俊六，下轄兩軍與直屬部隊，其中，第十一軍司令官為岡村寧次，第二軍司令官為椛彥王，直轄部隊計有五個師團、騎兵第四旅團、陸海軍航空

隊與海軍第三艦隊。

## 沉傷敵艦九十艘 毀傷敵機八十七架

敵我雙方投入兵力總和在百萬人以上，大小戰鬥數百次，日軍死傷十萬人以上，其在戰場上所投入的十七個師團，補充至五、六次之多。日本海空軍亦受重大損失，其中日艦被我空軍炸沉二十三艘，炸傷六十七艘；敵機被炸毀十六架，擊落六十二架，擊傷九架。國軍死傷高達二十五萬四千多人，武漢會戰為我八年抗戰初期的最後一場大型會戰。

民國二十七年六月中旬，我國軍事委員會以敵情漸趨明朗，而戰區遼闊，出動兵力眾多，為因應當時的作戰狀況，強化指揮機構及戰力，乃調整戰鬥序列，除將武漢衛戍總部改編為第九戰區，負責長江南岸之作戰；江北為第五戰區，實施協同作戰，阻敵西犯。兩作戰之境線，沿江北之湖北省武穴市、田家鎮要塞與武漢衛戍總司令部，則歸第九戰區統一指揮。

最高統帥部的作戰指導，自始即採取四線配置，構築堅固陣地，並利用河汊湖沼等特殊地形為地障，構成多層防禦陣地，行持久消耗之戰略；並採取不固守點線的戰術，以消耗敵軍戰力並遲滯敵軍行動。其中，第一、第二兩兵團分布於湖北、湖南、江西一帶的幕阜山、九宮山、廬山等山脈；第三、第四兩兵團分布於湖北、安徽一帶的大別山、富金山等山脈，依國軍之防禦與日軍之攻擊，會戰區分為前、中、後三期：

## 會戰前期（六月中旬至八月下旬）

民國二十七年六月十二日，日軍先以陸海軍攻安徽省安慶，打通合肥、安慶公路，並進占安徽省潛山及太湖。日軍於江西省的馬當、湖口久攻不下，遂對國軍陣地施放毒氣，致馬當於六月二十六日失手，湖口於七月五日淪陷。七月二十三日，日軍在江西省九江附近登陸，兵分四路，每路各以二至四師團之兵力前進。其在江南者，一沿南潯鐵路前進，掩護其左側背；另一沿瑞武路西進，迂迴武昌之南。其在江北者，一沿江北岸進攻漢口，一沿大別山北麓進攻河南省信陽，迂迴漢口之北。此外並以艦隊溯江而上，陸戰隊隨機到處登陸，期以外線作戰，包圍殲滅我軍。

我在武漢外圍九宮山脈、幕阜山脈、廬山山脈、大別山脈等地，各配置重兵數十師，預築堅固陣地，並在湖北省田家鎮兩岸構築江防要塞，並集中空中主力，阻止敵艦西侵，晝夜轟炸東琉、九江間之敵艦及沿江機場。先後出動數十次，炸沉敵艦十二艘，傷二十九艘，有效阻絕遲滯日軍。後日軍在九江登陸，我軍即退守江西廬山兩側及南潯路上的既設陣地，日軍第一〇六師團數度仰攻，死傷慘重，乃於八月二十二日，以第九師團由港口登陸進攻江西瑞昌、岷山，迂迴我陣地之左側背，並以第一〇一師團自江西省星子縣登陸，企圖截斷我南潯路後路，經我利用地形，運用機動兵力有效防禦阻止，日軍終未得逞。



▶ 武漢會戰，國軍於戰壕防禦日軍。

長江北岸的日軍第六師團，自占領探湖後，遭我數次反攻，不能前進。至七月下旬乃以海軍掩護其第三師團在湖北省小池口登陸，協同第六師團兩路猛攻，我軍苦戰數日，湖北黃梅、安徽宿松相繼失陷。嗣後我軍反攻，太湖、潛山雖曾規復，亦因戰況激烈再度失守。

### 會戰中期

（八月下旬至十月中旬）

自港口登陸的日軍，沿瑞陽路西犯；同時長江敵艦四十餘艘向我江西省馬頭陣、湖北省富池口南岸要塞猛轟，我軍沉着應戰，數度將日軍擊潰，終因日軍大量施放毒氣，我富池口要塞守軍堅守月旬

後，九月二十四日陷落。

沿瑞武路進犯的日軍在白水街等處遭我擊潰，嗣後日軍再增兵，沿長江南岸及湖北省陽新縣、辛潭鋪、龍港鎮等處數路前進，又被我截擊，分別在湖北省龍港、木石港、三溪口、大冶、鄂城等處予以重創。



►武漢會戰中，國軍高射機槍襲擊敵機。

十月初敵

第一〇六師團

一三六旅逕向我

湖北省德安西側

迂迴，經第一兵

團司令薛岳率部

截擊，敵再增派

第一四九聯隊馳

援，十月七日，

雙方遭遇於江

西省西部的萬家

嶺，我各部奮勇

圍攻，血戰三晝夜，敵幾全軍覆沒，德安陣線始終屹立不搖，是謂「萬家嶺大捷」。

長江北岸湖北省田家鎮要塞之戰，我守軍苦戰兼旬，雖先後斃日軍六、七千人，終不敵日軍飛機、艦砲之轟擊與施放毒氣之危害，於九月二十九日，田家鎮要塞失陷。十月初，日軍利用長江水道侵入田家鎮以西，在湖北省蘄春、蘭溪、巴河、黃崗、陽邏等處登陸，擴大戰果。

此外，日軍由大別山北麓進攻者，為第十師團與第十三師團，以信合路及淮河為後方聯絡線，於八月二十八日渡俾河，進攻我富金山陣地，雖經我宋希濂部重創，日軍第十三師團死傷過半，聯隊長陣亡兩員，但因陣地腹背受敵，富金山陣地於九月十一日失守。此後日軍即進攻潢川、商城，被我張自忠、孫連仲各部迎頭痛擊，然日軍濫用毒氣，我軍激戰一週，損害頗多，乃退守大別山既設陣地，敵力攻月餘，始終未被突破。

但大別山北麓之敵，越潢川西進，續占河南省羅山縣，九月下旬，與我胡宗南部在河南省信陽以東激戰，胡軍雖斃敵五千餘人，終因損傷過重，且日軍陸續增援，信陽乃於十月十二日晚陷敵，胡部退守河南省桐柏縣附近山地。敵即轉兵南下，企圖竄入湖北省武勝關以西，截斷我襄花公路。

## 會戰後期

### （十月中旬至十一月中旬）

十月下旬各路日軍對武漢漸成合圍之勢，長江南北兩岸之國軍，雖以劣勢裝備、兵力欠充、訓練難精、補給不良，賴全軍同仇敵愾，浴血奮戰，歷時四個半月，已達消耗敵人之目的。且此時我東南之裝備物資與在武漢之輕重工業及中央政治機構，均已西遷重慶。十月二十一日廣州失陷，粵漢鐵路運輸之國際交通線被阻斷，武漢之得失重要性大減，我軍乃於十月二十五日主動撤離武漢。日軍則於十月二十六日進占武漢三鎮。



►國軍士兵遭到日軍毒氣攻擊，在戰地醫院接受治療。

武漢會戰一般以武漢三鎮之攻防得失為終戰之日。然而我軍雖失武漢，主力部隊仍在，日軍為澈底殲滅我野戰兵團，不以武漢空城所得為足，繼續向西挺進，對我相關兵團實施追擊，我軍各兵團為保存戰力，適時憑險而守。如十一月十二日我第三十二軍團主動放棄湖南省岳陽，退往湘北（湖南省簡稱湘），與日軍對峙於新墻河一線。第三、第四兵團各部於十一月中旬分路撤向平漢路以西，我第一兵團各部則於武漢失守後，於十一月二十八日撤出江西省德安縣，至三十日再退往江西省修水縣以南布陣，敵我遂隔河對峙，武漢會戰到此結束。

民國七十三年日本《朝日新聞》報導，武漢會戰期間，日軍共使用毒氣三百七十五次，發射毒氣彈四萬發以上。會戰全程，日軍對我馬當等要塞的爭奪，均使用毒氣，由此可知當年我守軍為國家存亡，力抗強敵，面對毒氣攻擊，置生死於度外的愛國情操。

### 薩師俊與中山艦官兵 全部壯烈犧牲

武漢會戰後期的十月二十四日，日機終日於湖北省金口以上、湖南省城陵磯以下水域往來搜索，猛炸我中山、楚同、楚謙、勇勝等各艦艇，惡戰之中楚謙等艇均脫圍而出，楚同於嘉魚附近被炸傷；中山艦與敵機戰鬥最烈，下午三點十分日機六架向中山艦輪流投彈，中山

艦船尾左舷首先中彈，鍋爐被炸，搶救無效，中山艦艦長薩師俊腿部炸斷，身受重傷，艦上血肉橫飛，傷亡枕藉，艦體逐漸傾斜，終至沉沒。薩師俊與全艦官兵無一苟活，全體為國壯烈犧牲。

此次會戰，我軍充分利用地形，構築堅固工事，採取逐次抵抗，堅守四月有餘，圓滿達成武漢、長江中下游一帶裝備、物資轉運西南的戰略目的，奠定持久抗戰的基礎。

（撰文／陳偉忠）